

# 沙巴娜的倾诉

白云禅师

这里，是中央山脉的高山上；属于台湾地区的原住民，与灯红酒绿的大都会，归纳为疏离了的族群。是现代人的落后者，唯一可取的，是忙碌者的休闲好去处，或者，是学生们与专家们，采集标本的好地方。

奇莱山，翠湖，碧水，森林，飞禽走兽，是大自然的风景区；却也是令人感到神秘而非常向往的地方！

但是，翠湖畔，森林之中，有一间列为不祥的小木屋，屋里住着两个不祥的人；即使是原住民的族人，亦视小木屋与人，以畏而远之的态度而对待！

原本是与世无争，更不在意他人的待遇，长久相依为命的母女；僻居所谓的不祥之地，一直安稳地度过宁静的日子。虽然，在局外人来看，是人海中极为不幸的两个人；

但，只少於人伦中是情相厮守的母慈女孝的两个人！ 为什么呢？

你们只是过客，好奇的来到这个地方；尽可以享受所需要的大自然生活，搜集所需要的昆虫标本，挖掘所需要的盆景奇石；即使是制造许多的垃圾，刻意地破坏自然，带走近乎自私的许多不该带走的，留下许多不该留下的——。

我们母女从不曾抱怨什么？！甚至生命中所遭受的病魔的作践！

虽然，於内心里、同样有着承受不了的绞痛。

虽然母亲为病苦的折磨，所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。

为什么呢？族长给你们的善意警告，希望下要接近，不要打扰；你们却固执如牛，凭藉你们的残忍，自以为是同情与爱怜；殊不知那是将自己的快乐，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！

不是么？！

说我是清秀少女，不该因为环境，把美好的青春断送在这里；你们可曾想到，年老多病的母亲，叫我无情地舍弃她？置她唯一的依靠而不顾吗？

她是我的母亲啊！如果设身易地，如果换了是你，或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，请问：你忍心吗？

不错!你说喜欢我,我很感激;可是我的母亲呢?你见到她,视同厉鬼;你被惊骇得避之犹恐不及,你可曾想到:

她未曾患病之时。

她曾也年轻漂亮。

她曾经是族中的公主。

她像天下任何的母亲一样!

然而,你非常自豪地,对我说一些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话;虽然,我可以任你姑妄言之,难道我就不可以姑妄听之?!

你说,要以你的诚恳感动我,直到我跟随你下山。

你认为那是一份诚恳吗?

你认为我必须跟你下山吗?

你忘了你现在只是一个正在念书的学生!

可曾想到啊!

如果,我已经感染了母亲的病;你将会以什么样的情感待我?

如果,我愿意跟随你下山;你将如何安顿我,还有我的母亲!

请想一想:

你有能力负担眼前的一切吗?

你的父母,会乐意接纳这一切吗?

让我告诉你,十年前所发生的事:

当我母亲从平地,带着伤痛,背负着残忍的男人所传染给她的病——麻疯,回返故里的时候,她的脸和手,已经有了溃烂的现象;那时的她,是从台北乐山医院私自逃离回家的。归来不久,族人得到讯息,认为她有传染的危险;原本要强迫回台北的医院,经过我母亲苦苦哀求,答允隐居翠湖之畔的山林中,决不开山一步,才算是没有重返乐山医院。

从此,母亲带领着年仅八岁,亲生父亲的遗孤,唯一的原住民血统的我;相依相靠,远离人类,与飞禽走兽为伍,度着清苦却很自在的日子;虽然,母亲的病逐渐加重,但是,即使是眼睁睁的走向死亡,母亲寄望於死得庄严,怎也不越雷池一步,承受着病痛的辛苦。



三年前，一个深山寻找奇木怪石的人，当他发现了我们，极其善意地要帮助我赚钱，他说现在有特效药可以治好这种病；他愿意为我找到足够买药治病的工作，而且工作不会很苦，只要我认真，听话。

年仅十五岁的我，基於赤子之心，基於治好母亲的病；我偷偷地跟着下山了，满怀希望，却是无知，险遭沦落火坑之苦。

残酷的人类，狠毒的人心，舌如刀刃的花言巧语；以些许的利益，叫我出卖灵肉，以威逼恐吓，令我就范——

幸亏我及时警觉，藉机逃离虎口。

天啊！我们母女已经够苦的了。

我们宁愿被世人遗弃，也不愿遭受世人的打扰；即使是无情的冷落，沦於自生自灭，亦如我母亲所说：

「死，也要死得庄严一些！」你知道，你们来这里捕捉蝴蝶，当作研究的标本；这在你们，认为是学术研究，理由十足的工作乙可是，在我们的眼里，你们好残忍，好无情，好自私，好煞风景；难道你们没有想到，蝴蝶的研究，对学术於昆虫类的研究，可曾刻意的衡量其价值呢？



蝴蝶是多彩多姿的山中仙子。

蝴蝶对人类与万物并无危害。

你们不珍惜美的东西。

你们不喜欢活的东西。

但是，你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矛盾处：

美的、倾国倾城，是谁的责任？

活的，相互残害，为了什么？

—— 听中广午夜奇谭之后

摘自《影子》白云禅师著